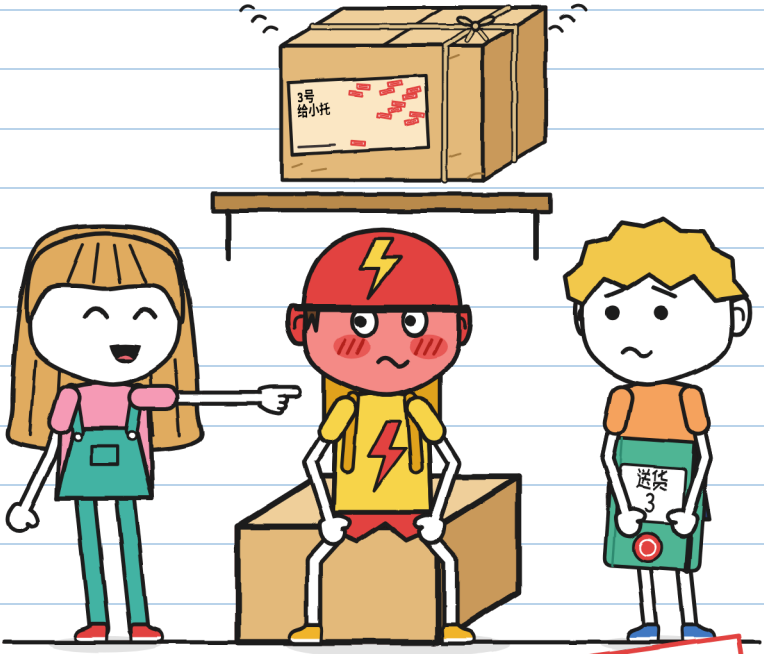
不可能快递 · 3

请退回

LinguAula



（古尼的笔记本）

尺码 S
初级 · 7+

不可能快递 · 3
请退回

文字与插图：LinguAula

尺码 S · 初级 · 7+

中文版：LinguAula

第一版：2026

© 2026 LinguAula · info@linguaul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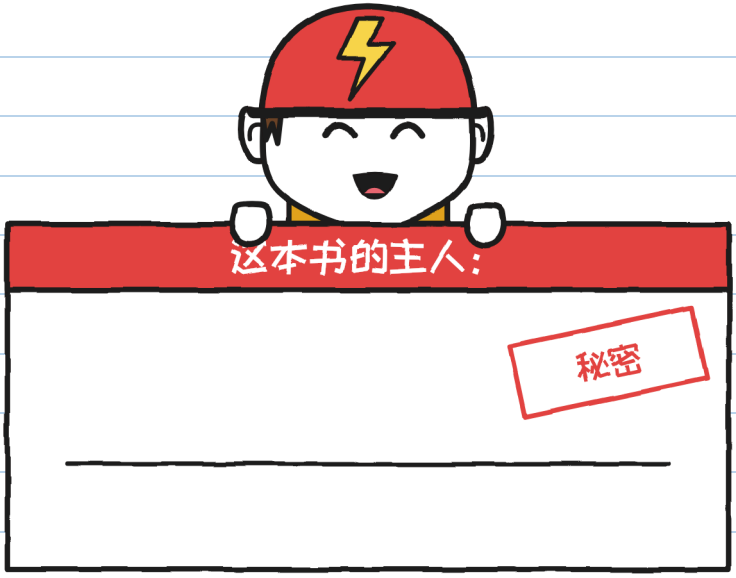
可自由复印，供课堂和家庭使用。

本系列第三本。前两本：《这个包裹会咬人》和《打雷前不要打开》。

LinguAula

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com

写这本书时，没有快递员受伤。脸红的，有一个。—J.



而且我先看。 —J.

如果你捡到它，请把它退回。拜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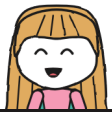
只在故事里

这个印章表示，只有故事里才会这样。真的包裹不会飞回来。骑真的自行车，要看第76页。 —J.

谁是谁



古尼，星期六送货员。爱画没人要他画的东西。这本笔记本是他的。



胡莉塔，用绿色的笔写字，署名J。她总知道怎么帮忙。问题就在这儿。



托尼奥，骑自行车给闪电快递送货。十分钟送到，晚了免费。脸是一块一块红起来的。



玛拉，不可能快递的店主。戴着女巫帽。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



佐伊，闪电快递的。最快的一个。给大家起外号。



布鲁诺，闪电快递的。爆过一次胎。两年前的事。



3号包裹，一动就会响。标签上只写着一个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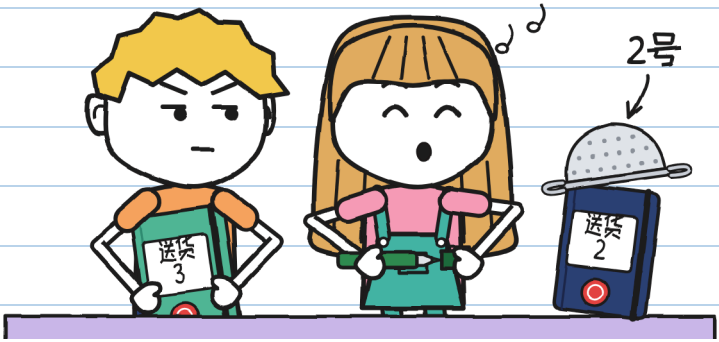


R.，寄出那些没人送得出去的包裹。没有人说出R.的名字。

送货笔记本 3
古尼的

秘密。

“秘密”的意思是：我先看。而且我不告诉别人。 —J.



2号笔记本，一场雷雨就用完了。这本是绿色的，有店里的印章。本来我要先用。结果胡莉塔先用了。

我先用，是为了帮你。不客气。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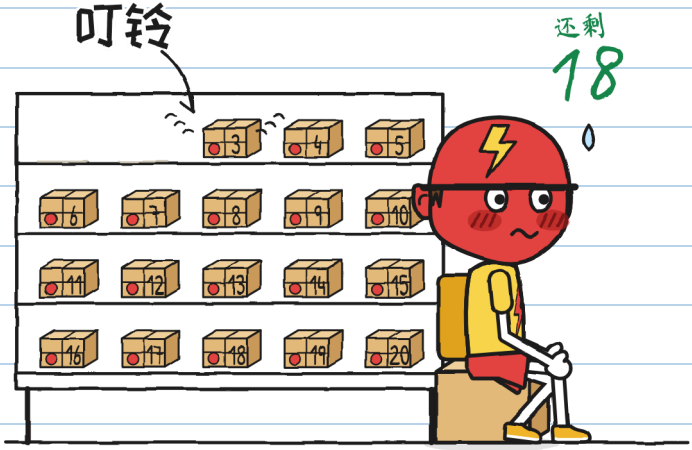
我没请她帮忙。对胡莉塔来说，这没有区别。

第1章

叮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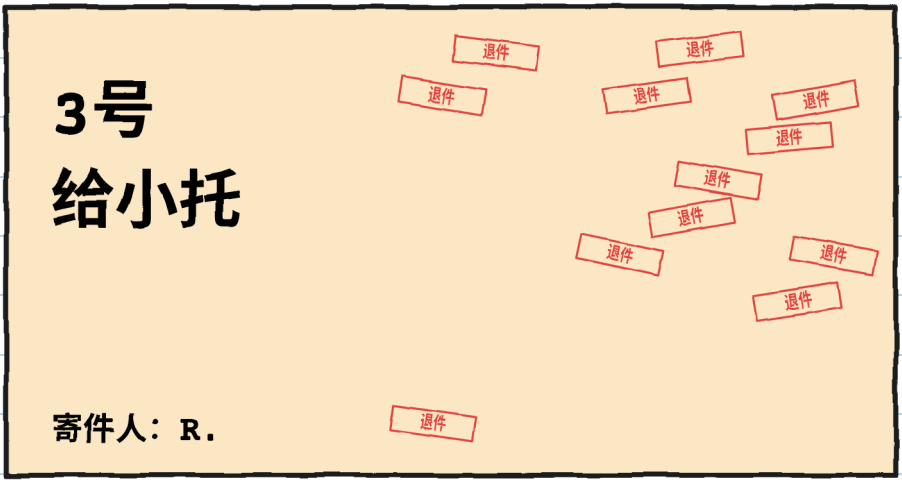
玛拉的店里放着没人送得出去的包裹，都在货架上。原来有二十个。胡莉塔和我送出去了两个：一颗龙蛋，和一些会跑的种子。还剩十八个。

雷雨那天晚上，我们正要回家。有一个包裹响了。叮铃。



是3号。托尼奥给闪电快递送货，十分钟送到，晚了免费。他的脸变成了头盔的颜色。

没有人签字，退件天一亮就会飞回货架。只有收件人的签字才算数。要签在标签上，用擦不掉的墨水。R.是寄件人，就是把它们寄出来的那个人。



胡莉塔开始念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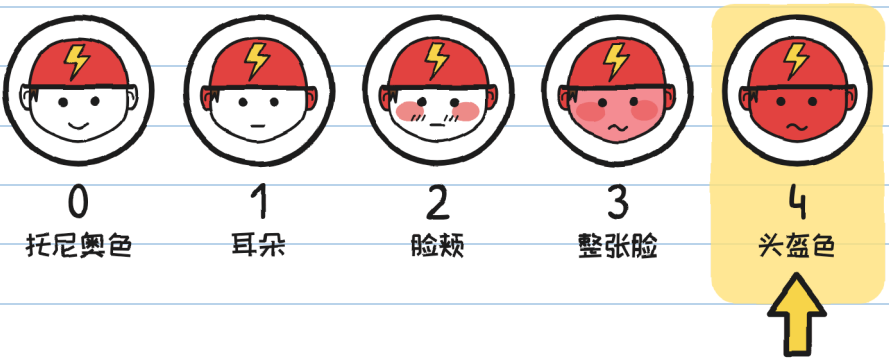
“给小……”

她闭上了嘴。她从来不会话说到一半停下。我看了看托尼奥。他的脸红了。

我读了半个字。另一半，我咽下去了。 —J.

有的人会突然全红。托尼奥不会，他是一块一块地红。我记下来了。

托尼奥的脸红计



“那个包裹可以等，”托尼奥说得很快，“它等了好多年了。再等一天。或者十天。闪电快递不着急。”

闪电快递的人说这种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那天晚上：4。我想用红笔记。可我只有绿的。——J.

“今晚什么也不许开，”玛拉说，“货架没有允许也不许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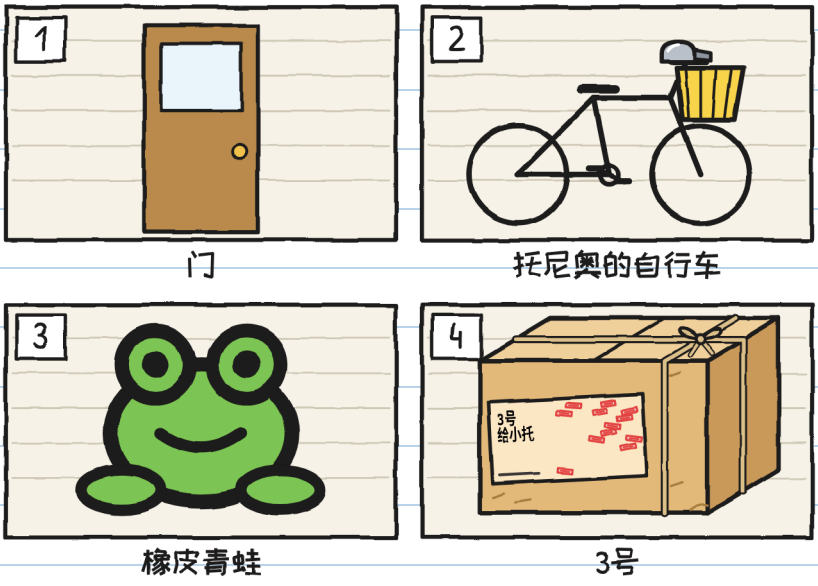
没人碰它。叮铃又响了。

叮铃。

“是门！”胡莉塔说。

遇到我不明白的事，我就列一张清单。

叮铃嫌疑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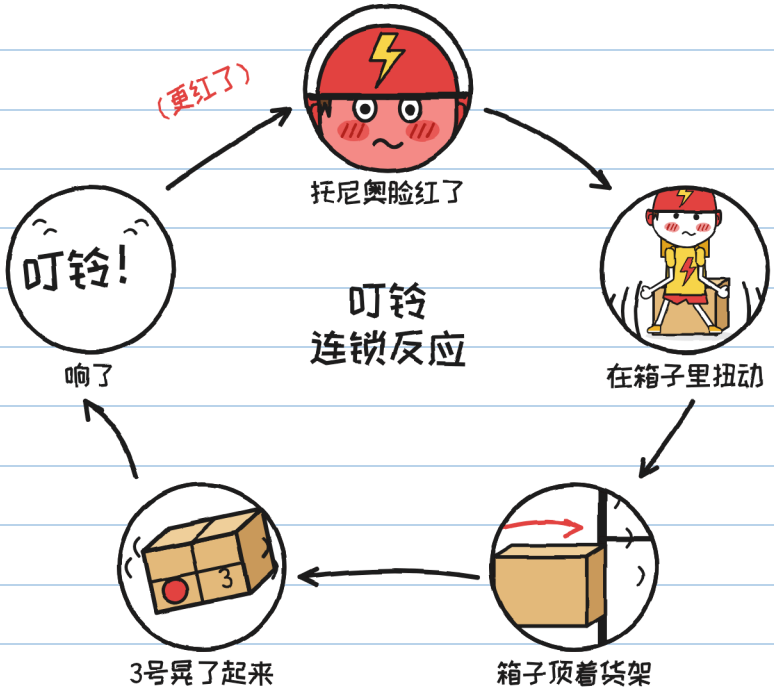
青蛙是无辜的。我了解它。—J.

我走到人行道上，去试这些声音。雨已经停了。
我开了又关上门：吱呀——。我按了自行车的车铃：铃铃铃——！我捏了青蛙：唧。



胡莉塔朝我摇手指。都不是这个声音。
我走了进去。托尼奥坐在他的箱子里，动了动。
叮铃。

我蹲下来。托尼奥的箱子碰着货架的脚。



不是魔法，是托尼奥。
一晃3号包裹，里面就有东西响。

跟我一样。 —J.

托尼奥决定一动不动。他只坚持了这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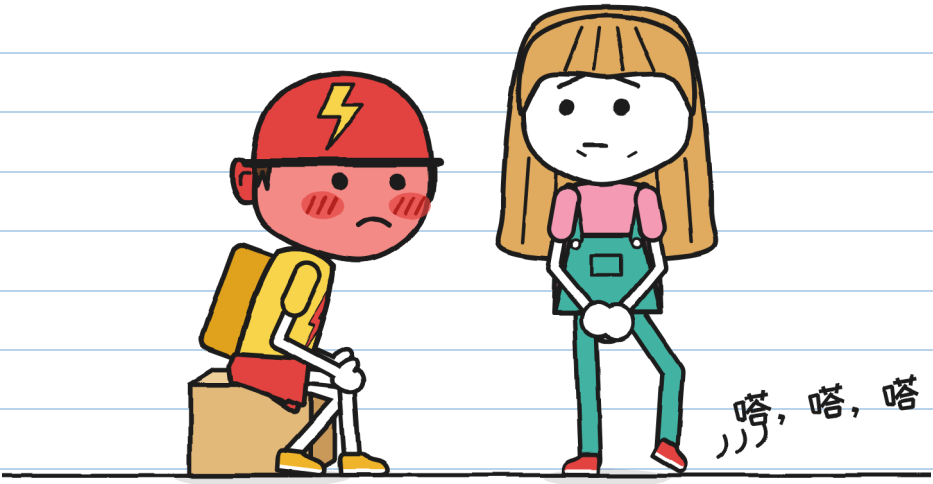


我只是问了一句。问题又不会推货架。 —J.

这个问题会。

“是我，”托尼奥看着自己的运动鞋，“我小时候。”
他说得很小声。青蛙都比我听得清楚。

胡莉塔张开了嘴。她有很多问题。托尼奥还在看自己的运动鞋。胡莉塔看了看他，把嘴闭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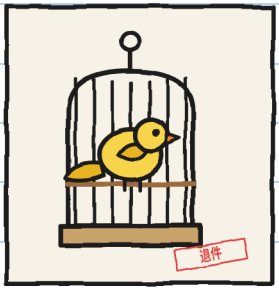
“我不问了，”胡莉塔说。
她忍得很难受。她的脚在动。

我没问的问题：九个。我都记下来了。—J.

“你为什么从来没把它送去？”我问玛拉。

“我送过十二次。你看标签：没有街道，没有门牌号，也没有姓。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小托都试了一遍。”

玛拉的小托们



1. 一只金丝雀。
（它踩在标签上。不算。）



2. 安东尼奥先生，71岁。
（“我倒想呢。”）



3. 运河上的一条小船。
（它没有手。）

“那托尼奥呢？”胡莉塔问。

“上次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托尼奥，”玛拉看着他说，“没人告诉我他小时候的名字。”

玛拉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块紫色的布，盖在3号上，像晚上给鹦鹉的笼子盖布一样。她把托尼奥的箱子从货架旁挪开了两尺。

“这样。现在你可以动了。”



托尼奥可以骑车走。车就停在门口。十分钟，他就能穿过整个街区。

他又坐下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记下来。他的箱子没有靠背，没法靠着。我给他画了一个。

没人请你画靠背。 —J.

关店的时候，托尼奥是最后一个。他在系头盔。

“玛拉。明天我来说这个包裹。要私下说。”

“这两个是店里的人。”

托尼奥看了看我们。

“这两个可以。但是闪电快递的人不行。”



这个包裹是给托尼奥的。只是不知道，他想不想要。

我已经知道怎么帮他了。—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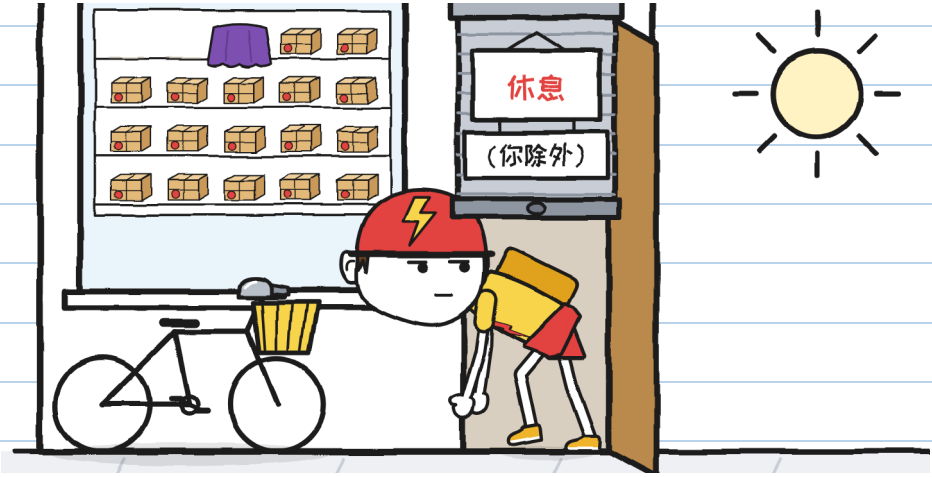
这正是我担心的。

第 2 章

我没说行

星期天店不开门。玛拉把卷帘门拉到一半，挂了一块牌子：休息（你除外）。

托尼奥十一点到。进门之前，他看了看街的两边，就像要过马路一样。没有闪电快递的人过来。



我们十点半就到了。以防万一。—J.

玛拉把3号放在柜台上。她揭下了盖布。她像念告示一样说话：

“三号包裹。收件人：小托。是你吗？”

“以前是。”

“这就行。你要吗？”

托尼奥看着那个箱子。箱子什么也没说。

“我没说行。”

“你也没说不行。”

“我说的是：‘我没说行。’”



三句话，都是为了不签字。我数过了。—J.

托尼奥抓起箱子，像抓一只热锅。他掂了掂。他转了转。他把它放在耳朵旁边。他轻轻晃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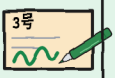
叮铃。

他赶紧松了手。

“那他把包裹带走呢？”胡莉塔说，“在托尼奥家睡一晚，就算送到了。这是逻辑。”

“退回的印章不讲逻辑，”玛拉说，“它只认墨水。”

算送到了吗？

 看一看	不算
 拿起来	不算
 带回家	不算
 用擦不掉的墨水在标签上签字	算

印章和我想的不一样。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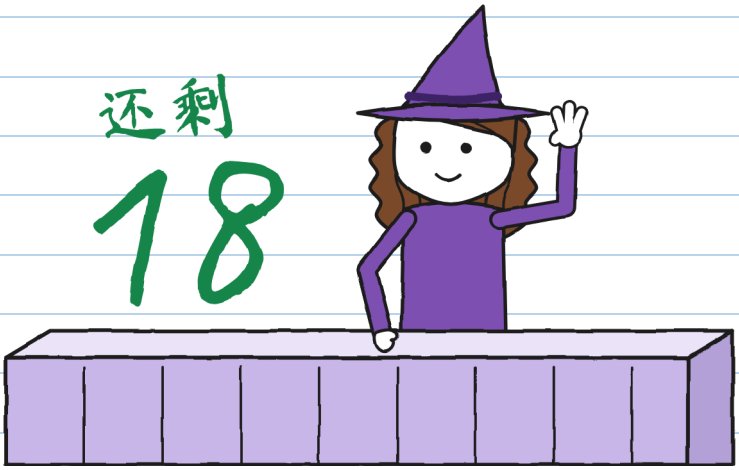
“胡莉塔，古尼：这趟送货归你们，”玛拉说，“和打雷那次一样。有三个条件。”

她用手指数给我们听：

1. 不许开箱子。标签要一直贴着。
2. 只有托尼奥开口要，3号包裹才能离开这家店。
3. 收件人想签就签。没有签字，包裹天一亮就飞回来。什么事也没有。

“要是他一直不想要呢？”胡莉塔问。

“那就一直不。”



“永远”可不是送货的日期。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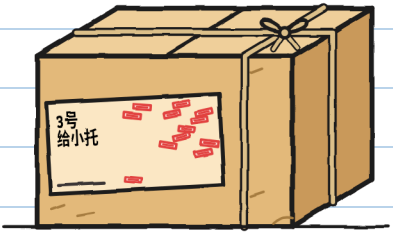
托尼奥很久没有说话。胡莉塔计了时：四分钟。对闪电快递来说，差不多是半趟送货。

“我带走它，”托尼奥说，“不开箱。我想想。暂时。”
“是你要的吗？”玛拉问。
“是我要的。”

我把3号是怎么出门的记了下来。这样谁也不能说不是：

出店登记卡

- [x] 箱子：关着
- [x] 标签：贴着
- [x] 要的人：托尼奥
- [ ] 签字：还没有



到了外面，托尼奥把3号放进自行车的车筐里。他一松手，它就响了：叮铃。

他看了看车把，看了看闪电快递的车铃。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怎么了？”胡莉塔问。

“没什么。”

托尼奥推着自行车，走着离开了。他从来不走路。



“没什么”其实是“有什么”。得帮帮他。 —J.

我在门口看见两辆闪电快递的自行车停在街角。

“托尼奥！你车筐里是什么？”一个女孩喊。她的辫子长到腰上。

“一单货。”

“给谁的？”

“给一个客户。”

他没有撒谎。回答之前，他把箱子转了过来。标签朝着他。闪电快递的人看不到。



现在我明白“闪电快递的人不行”是怎么回事了。 —J.

那天夜里，我没有放下房间的百叶窗。我家在店的对面。我想看看3号会不会飞回来。

“古尼？”我妈妈在走廊里说，“你怎么还没睡？”

“我在看守一个包裹。”

“好吧。不过看的时候要穿着睡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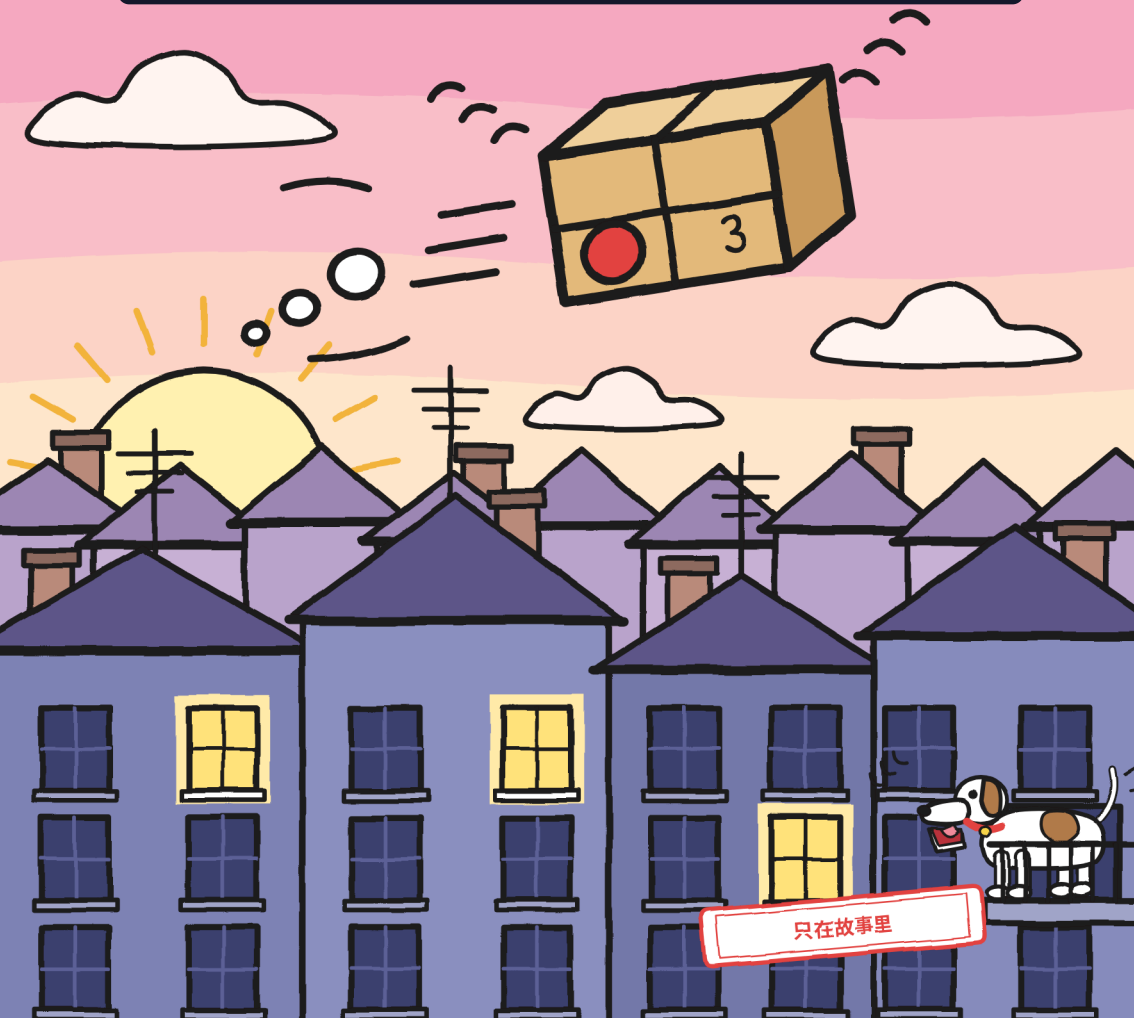


我也想看守。我的窗外是一个院子。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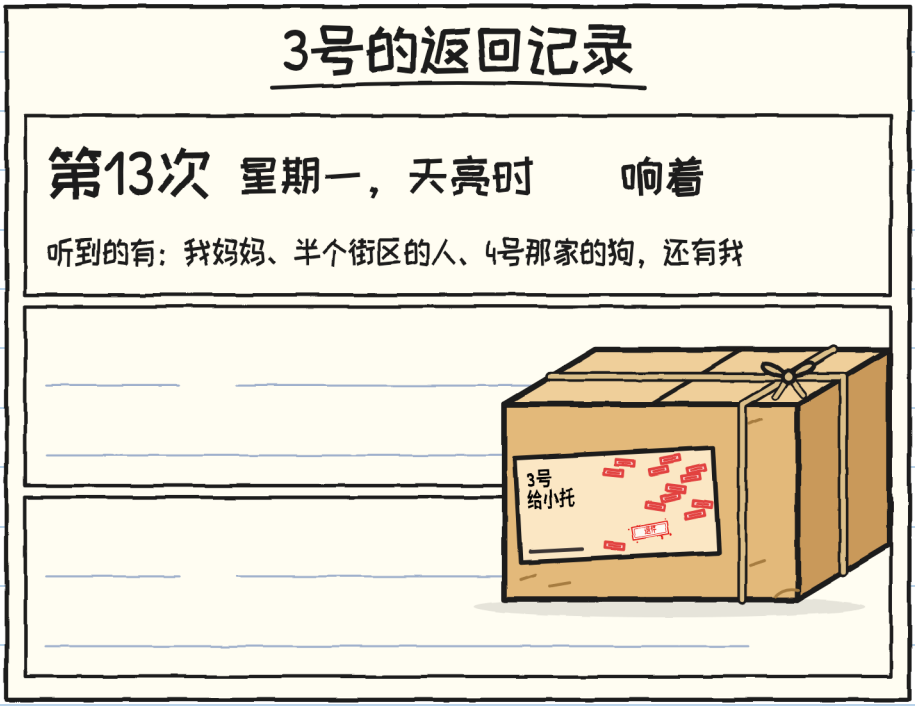
天亮的时候，听到了3号。

叮铃，叮铃，叮铃。

然后它出现在屋顶上方。慢慢地。听起来像卖冰淇淋的小车。三扇窗户亮了灯。一只狗叫了。3号从门上方的小窗户进来了。玛拉为它把小窗开着。



放学后，我们去了店里。3号在货架上，在它的那一格里。它又多了一个印章：十三个。



“这不是惩罚，”玛拉说，“这是规矩。没人签字：它就回来。”

十三个印章。再多几个，就看不见箱子了。——J.

托尼奥五点二十来了，是送完货之后。他没问3号的事。那天早上，他已经听到它从自己家上空飞过了。

这个我没看到。是托尼奥告诉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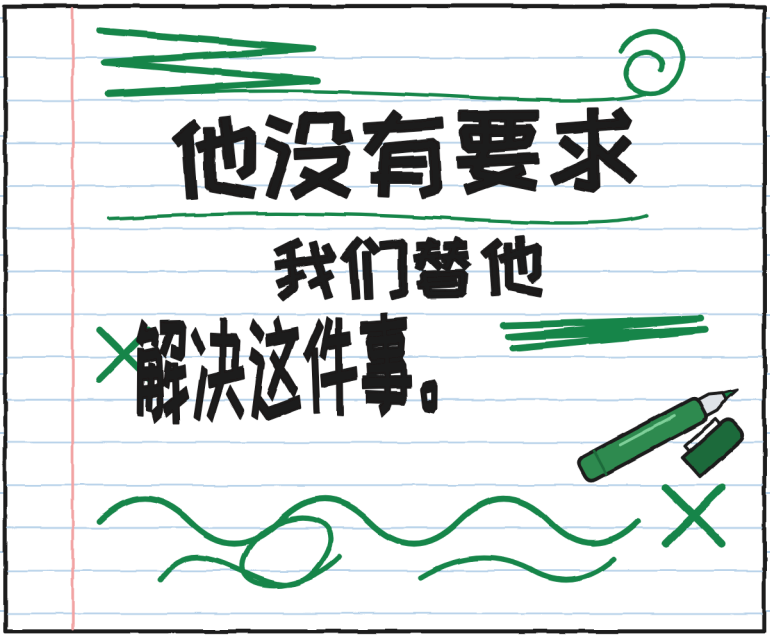
托尼奥告诉我的



“我把箱子放在门口的垫子上，放了一整夜。”
“你为什么不把它拿进去？”胡莉塔问。
“家里很多人已经叫我小托了。”

“签一个字，什么都解决了，”托尼奥走后，胡莉塔说，“就一个。只要两秒钟。我用自己的名字量过时间。”

我打开笔记本。“绿色盖不住我的话，”我想。我用圆珠笔使劲地写：



我读了。我不同意。暂时。 —J.

我还有一个主意。别那样看我。 —J.

第 3 章

亲笔签名

星期二我放学出来。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块黄桌布，一直垂到地上。还有一块牌子，是胡莉塔的字。中间有个东西，被盖住了。



“这是个小讲台，让人签名更舒服的架子，”胡莉塔说，“我在收集亲笔签名：留作纪念的签名。”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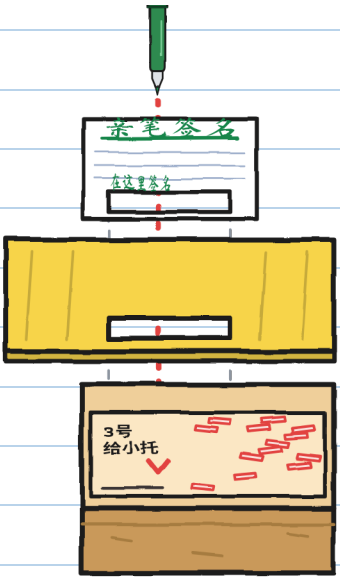
小讲台上有一张带线的纸。下面有一个用剪刀剪出来的小窗口。桌布上也有一个一样的，正好在下面。

我掀起桌布的一个角。小讲台就是躺着的3号。小窗口露出朝上的标签。

怎么运作

1. 纸，带一个小窗口。

2. 桌布，开了个洞。



3. 3号的标签，空白的那一块。

4. 在小窗口里签名的人……就是在签标签。

“用我的记号笔，”胡莉塔高兴地小声说，“墨水擦不掉。明天3号就不回来了。托尼奥看到的时候才会知道。惊喜！”

“托尼奥没有要求把3号拿出店，”我说，“第二个条件。”

“他会感谢的。”

“那玛拉呢？”

“她在打电话。我跟她说：‘签名桌。’本来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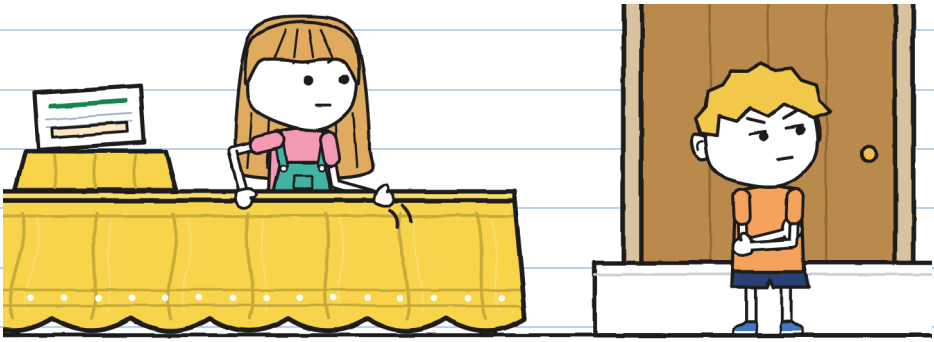
“那小讲台呢？”

“这个她没问我。”

我提醒她弗洛拉和第八颗种子的事。胡莉塔没让弗洛拉过早签字。

“这不一样。那次送货还没准备好。这次更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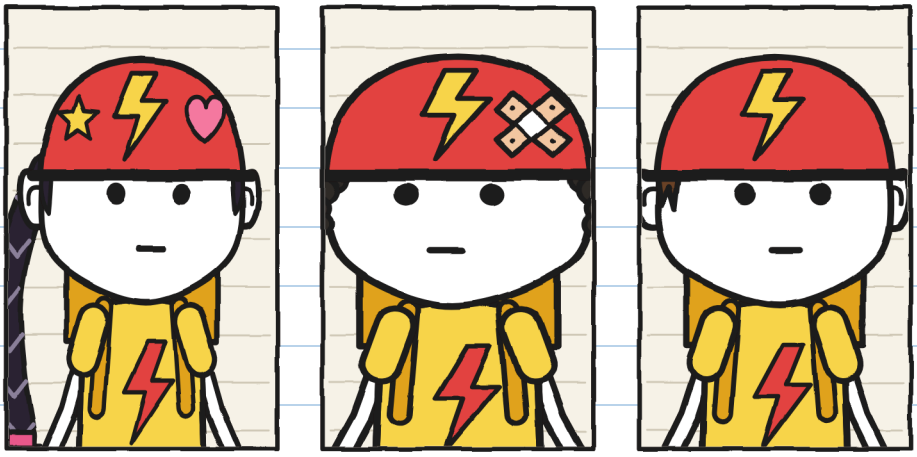
“你去做吧。我不做。”



他坐在台阶上。一脸严肃。一点忙也没帮。 —J.

闪电快递五点十分经过我们这条街。一共三个人，排成一队。

闪电快递的人员卡



佐伊，“火箭”：
最快的。
给大家起外号。

布鲁诺，“爆胎”：
爆过一次胎。
两年前。

托尼奥：
没有外号。
还没有。

“签名？我们的？”佐伊说。她刹住车，从自行车上下来。

从来没有人向他们要过亲笔签名。所以才有用。——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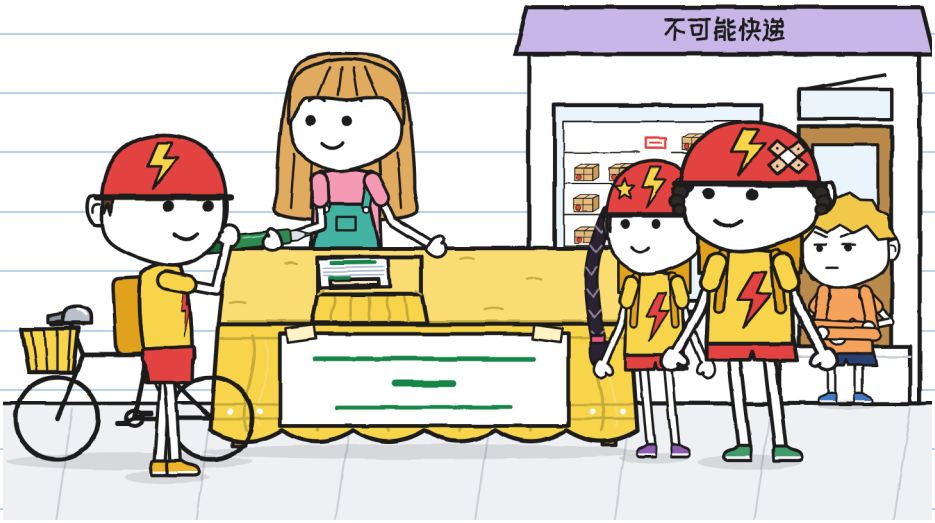
佐伊先签，在名字中间画了一颗星星。布鲁诺写了“布鲁诺”。佐伊划掉了，写上“爆胎”。

“在闪电快递，外号是摘不掉的，”布鲁诺没生气，对我说，“我爆过一次胎。”



托尼奥还在自行车上。他看着那张桌子，就像星期天看3号一样。

“轮到你了，托尼奥，”胡莉塔说，“签在下面，这个标好的地方。这是最好的位置。”
她递给他自己的绿色记号笔。
第一次有人向托尼奥要亲笔签名。他下了车，站得笔直。



我在台阶上看着一切。“这不关我的事，”我想。我就没说话。

我站了起来。

“托尼奥，等……”

我晚了一步。托尼奥一把拉过小讲台。他要签名。桌布底下有个东西响了：



托尼奥掀起了桌布。



“‘给……小……托’，”佐伊念道，慢慢的，很高兴。

“小托？”布鲁诺说。他笑了。

佐伊没有笑。佐伊在想事情。

托尼奥没有喊。他慢慢盖上记号笔的笔帽。他把它放在那张纸上。没有签字。

“闪电快递不在圈套上签字。”

他推着自行车，走着离开了。没有人跟着他。



他的脸是头盔的颜色。不是害羞的红。是生气的红。

脸红计上没有这个红的刻度。 —J.

玛拉拿着紫色的布出来了。她没有问是谁把包裹拿出来的。她看了看货架上的空位，看了看桌子，看了看胡莉塔。

她盖住3号，把它抱了起来。

“这个包裹还没有送达，”她对佐伊和布鲁诺说，“标签上写什么，是托尼奥自己的事。”



他们走的时候，没有按车铃。

我帮胡莉塔收桌布、牌子和那张纸。上面有两个签名和一个洞。我没说“我早说过”。我也没说“没关系”。因为有关系。

“你什么也没做，”胡莉塔说。

“我说晚了。我可以早点说。或者去叫玛拉。”



胡莉塔进了店，没有人帮她，把一切都告诉了玛拉。小窗口、桌布、货架、电话。

“托尼奥那边，你自己去说，”玛拉说。

星期三，托尼奥五点十分经过。他没有停。五点二十分，他又回来了。他第三次经过时，胡莉塔站在人行道中间，手里拿着一张纸。

道歉信

我把你的包裹拿了出来。

我想骗你。

我把你的标签给别人看了。

对不起。

——胡莉塔

托尼奥在自行车上读了那张纸。

“好。我读了。”

“你原谅我吗？”

“我说的是，我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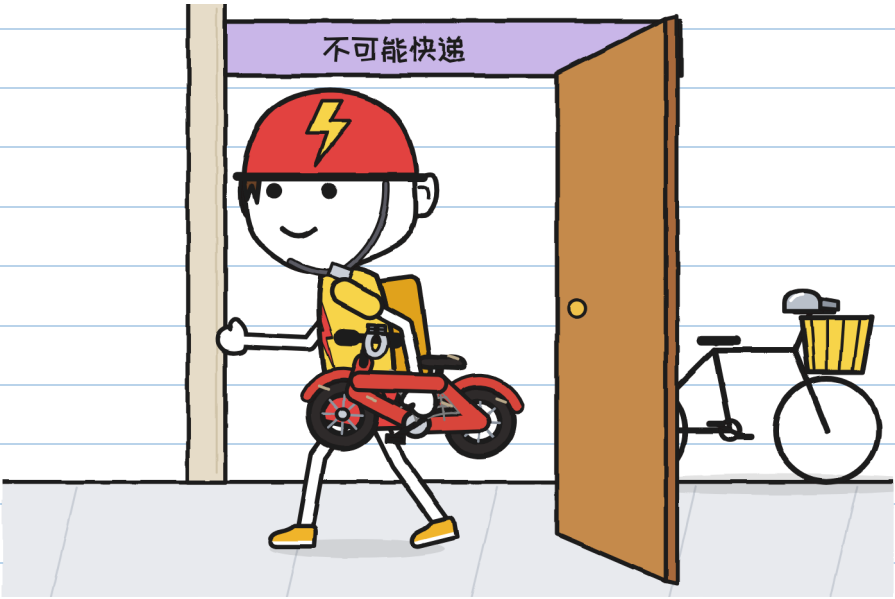
那天下午，托尼奥没有来店里。他的箱子空着。

我签了全名。这是最起码的。 —J.

第4章

一辆小自行车

星期四，托尼奥走进店里。他没有看街的两边。他胳膊下夹着一辆自行车。



那不是他现在的车。或者说，是他小时候的车。“从星期天起，我一直在想那声叮铃，”托尼奥说，“我好像记得那个声音。我想看看我记得对不对。”

“我想打开3号。不在这里：从街上能看见。”

玛拉带我们去了里屋，就是后面的房间。

“打开不等于签字，”她说，“没有签字，天一亮它还是会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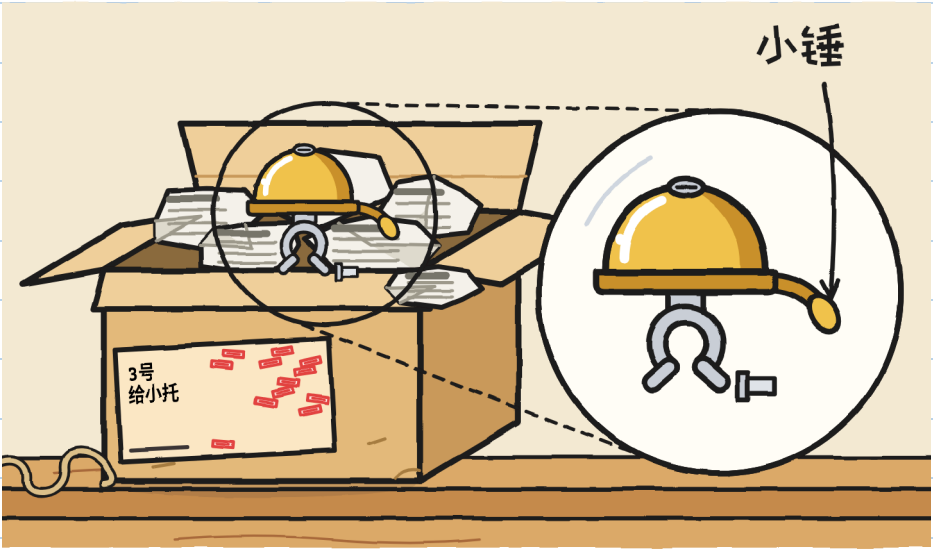
“我可以留下吗？”胡莉塔问。她是问了的。

托尼奥想了很久。

“不许碰。”

“我不碰箱子。也不说这件事。”

托尼奥解开了绳子。里面是旧报纸。它自己就碎了。报纸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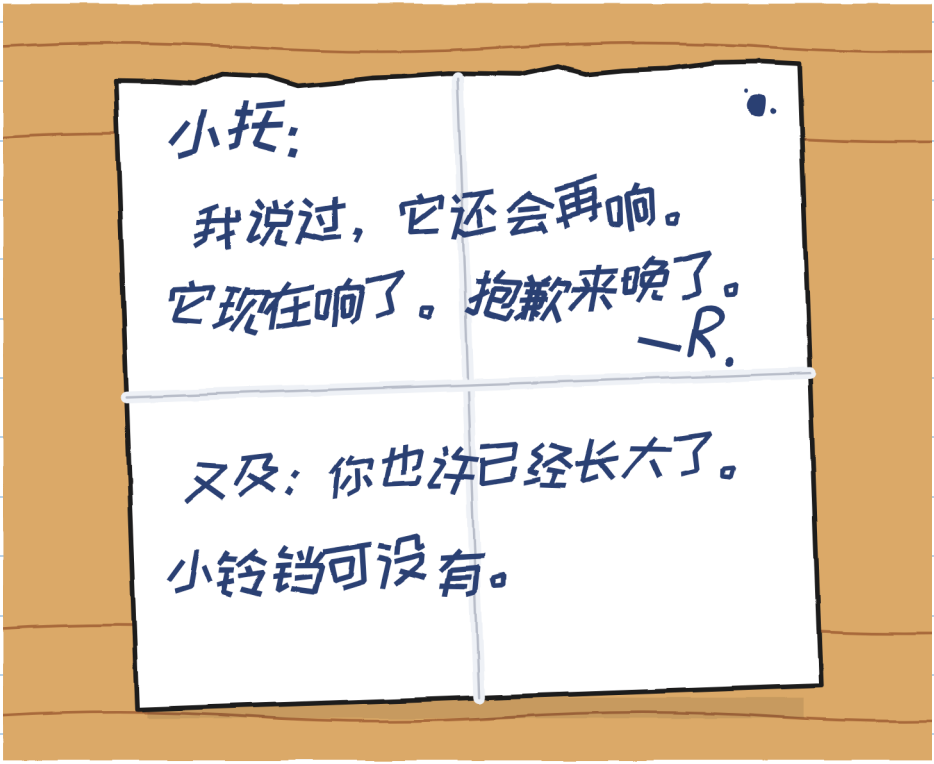


一只自行车小铃铛，小小的，金色的。一根弹簧让小锤弹起来。一晃，它就响。

1号会咬人。2号会跑。3号只会响。

没有龙，也没有腿。只是一只小铃铛。我喜欢。 —J.

下面有一张折成四折的字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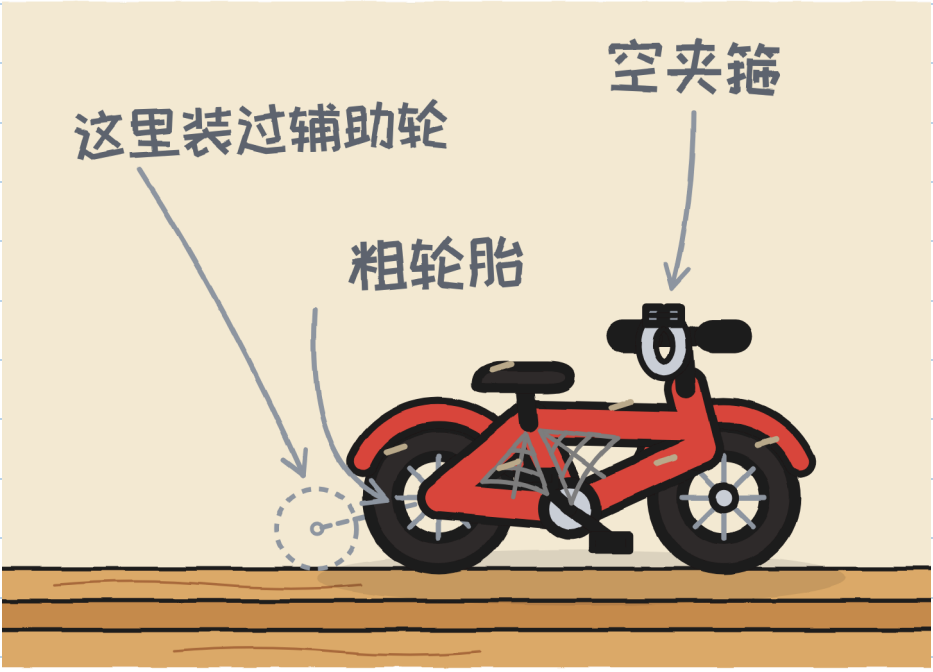


托尼奥把它读了两遍。

“字真难看，”他说。然后他很久没说话。

R.会兑现承诺，只是兑现得晚。这是弗洛拉说的。她没说晚多少。—J.

然后，托尼奥把那辆小自行车放到了桌子上。



“它是我的。上面装着这只小铃铛，用夹箍夹着。有一天，小铃铛不响了：咔嗒。有人说：‘给我吧，小托。我帮你修好，再还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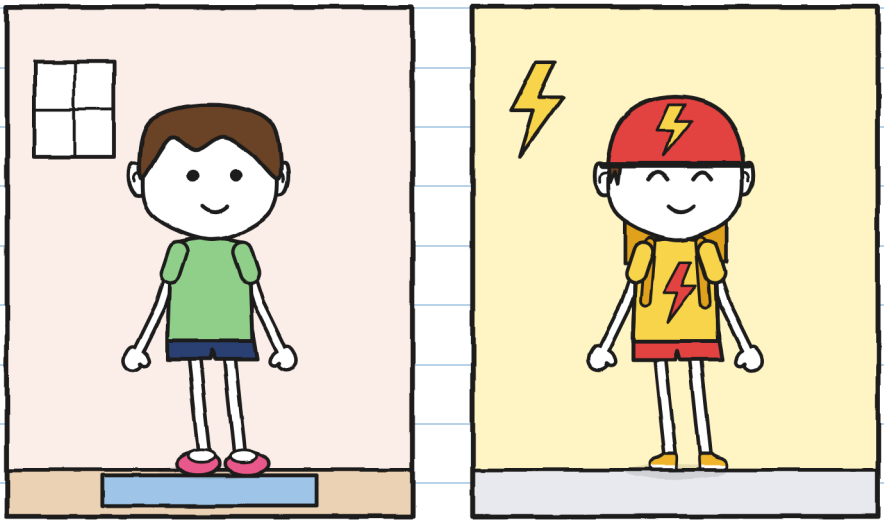
“谁？”胡莉塔脱口而出。她捂住了嘴。

“脸我不记得了。小铃铛我记得。还记得我等了很久。”

“在家里，大家叫我小托，”托尼奥说，“在闪电快递，叫托尼奥。第一天我自己写在卡上的。”

“‘小托’有什么不好？”我问。

“没什么。除非是佐伊说出来。在闪电快递，外号是摘不掉的。你看布鲁诺。”



在家里：小托　　在闪电快递：托尼奥

“从星期二起，布鲁诺已经叫了我六次小托，”托尼奥补充道。

胡莉塔在她的角落里缩成了一团。

“你还坐得下吗？”胡莉塔问。她没忍住。
玛拉把自行车放到地上。托尼奥坐了上去。



坐得下。差不多吧。
玛拉发出一个声音，差不多是一声笑。托尼奥也笑了。从星期六起，我没看见他笑过。

脸红计：0。我也记下来，因为这也算数。 —J.

“你的自行车上已经有闪电快递的车铃了，”我说，“你不用装这只小铃铛。你可以收起来。或者让它飞回去。”

“我知道，”托尼奥说。可他看着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句话。

胡莉塔整整十一分钟没有说话，一直在听，记号笔也收了起来。





十一分钟。我的舌头都麻了。 —J.

“我想自己试试，”托尼奥说。
玛拉、胡莉塔和我出去了。托尼奥关上了里屋的门。

为了不听，胡莉塔走到店的另一边，我画画。托尼奥的座位现在有顶篷了：一个布做的顶。声音还是听见了。



叮铃。
还是星期六的那一声叮铃。然后又一声。再然后，很长时间一声也没有。

托尼奥出来了。他一只手拿着小铃铛，胳膊下夹着箱子。

“我带它到明天。不签字。”

“天一亮它会回来，”玛拉说。

“回来就回来。我想留它一个晚上。”

“要是托尼奥把小铃铛放在箱子外面呢？”我问。

“我从来没试过，”玛拉说，“我不会在早上七点去试。”

托尼奥把小铃铛和字条放进了箱子里。



离明天还有十四个小时。我要数一数。 —J.

星期五，我家那条街又响了：叮铃，叮铃，叮铃。
第14次回来。
前一天夜里的事我没看到，是托尼奥告诉我的：



“这次3号睡在我的床头柜上。不在门垫上。天亮时它一直敲玻璃。我给它打开了窗户。”

他给一个包裹开了窗。真有礼貌。 —J.

我把托尼奥的两辆自行车画在一起。我给现在的那辆加了小铃铛。画得不错。

胡莉塔在画出来的小铃铛上贴了一张小纸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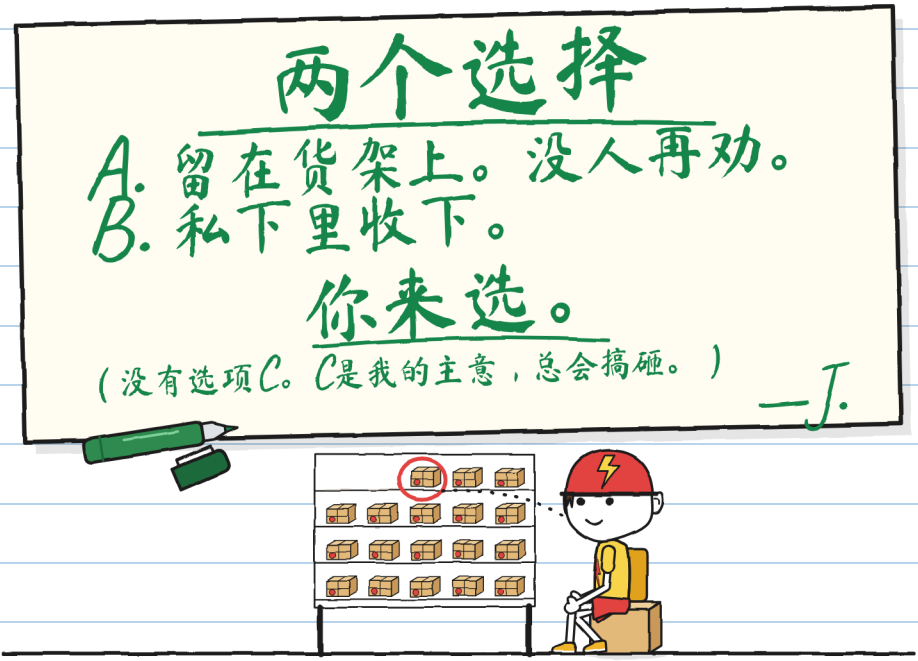
她说得对。我有点不高兴。

第5章

私下里

星期五下午，3号在它的货架上。它有十四个印章。托尼奥坐在他的箱子里，远远地看着它。

胡莉塔已经准备了两天什么东西。我有点害怕。那是一张写着两个选择的纸。



托尼奥读了那张纸。他看着玛拉。

“如果我签字，谁会知道？”

“我。还有我的登记簿：我在那里记送货。它不离开抽屉。”

“那闪电快递呢？”

“我不告诉他们。登记簿不是告示牌。”



告示牌上只有数字。名字留在抽屉里。 —J.

托尼奥从他的箱子里站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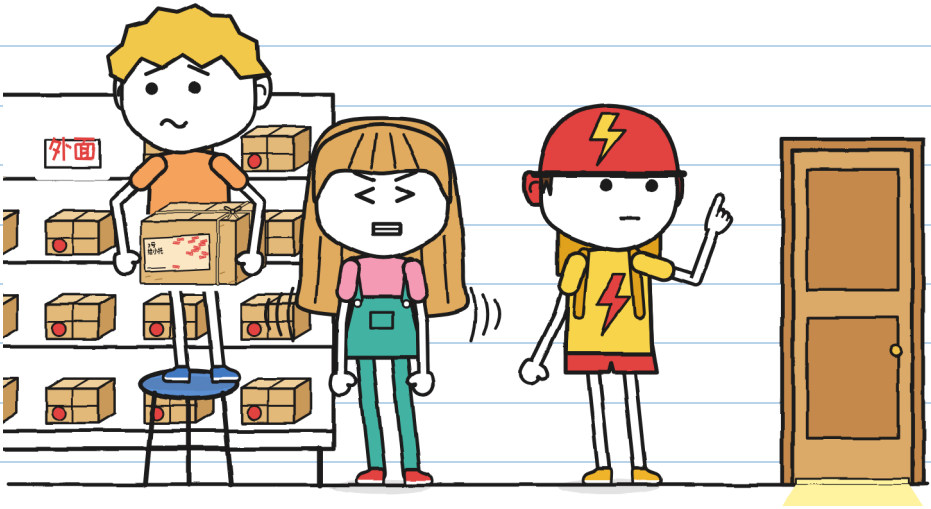
“我选B。”

胡莉塔没有跳起来。我看见她没有跳。

“在里屋，”托尼奥接着说，“你们两个都在。”

“我也在？”胡莉塔问。

“你比谁都想看我签字。我宁可让你在我眼前。”



在里屋，托尼奥又拿出小铃铛和字条。他慢慢地、认真地看着它们。

“签字之前，我要看清楚我签的是什么，”他说，谁也没有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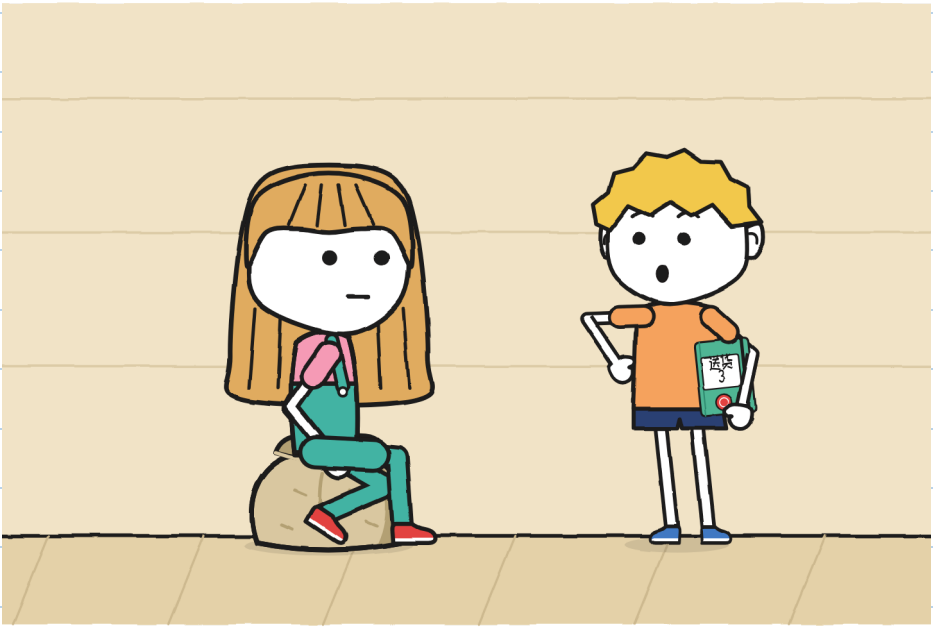
胡莉塔的脸变成了粉红色，和她的T恤一样。



胡莉塔把自己的绿色记号笔给了托尼奥，然后在角落里的一只麻袋上坐下。

“你在干什么？”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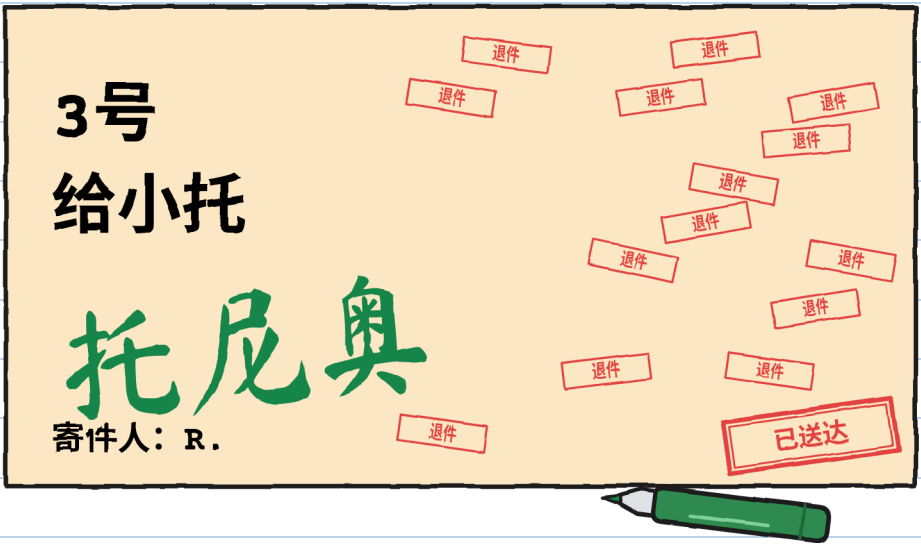
“我坐在自己的手上。这样就不会帮忙了。”



我合上笔记本，夹在胳膊下面。

后来他把一切都记了下来。 —J.

托尼奥拔开记号笔的笔帽，签了字。



标签上写着“小托”。签名处写着“托尼奥”。

“这样行吗？”托尼奥问，“这不是同一个名字。”

“谁收件，谁签字，”玛拉说，“而你收到了它。”

玛拉在登记簿上记下了这次送达。胡莉塔手里拿着蓝凳子。她把它放在地上。

“我可以换牌子吗？”她问托尼奥，没有问玛拉。

托尼奥看了看牌子。

“上面只写一个数字。”

“只写数字。”

“行。”



我是先问过的。你记下来。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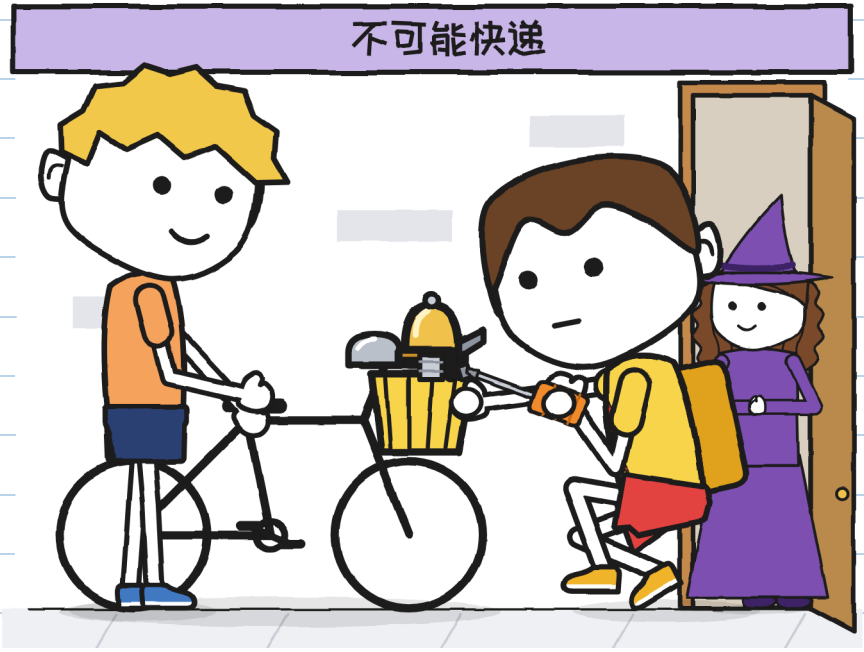
在人行道上，托尼奥把自行车靠在墙上。他从背包里拿出一把螺丝刀。

“你要装小铃铛吗？”我问。

“对。”

“那闪电快递的车铃呢？”

“那个是闪电快递的。这个是我的。”



托尼奥把它装上了。我只是扶住了自行车，还是他叫我扶的。托尼奥用一根手指拨了拨小锤。

叮铃。

五点十分，闪电快递的人经过了。布鲁诺刹住了车。

“那个响的是什么？”

“一只小铃铛。”

“哪来的？”

“是我的。”

“你还是小托的时候的？”

我看了看托尼奥。一点红也没有。连耳朵都没红。



“是他们这样叫我的时候的。现在我叫托尼奥。那你叫什么？”

“爆……”布鲁诺停住了，“布鲁诺。”

“那就对了，布鲁诺。”

布鲁诺抬起了头。在闪电快递，两年没人叫他布鲁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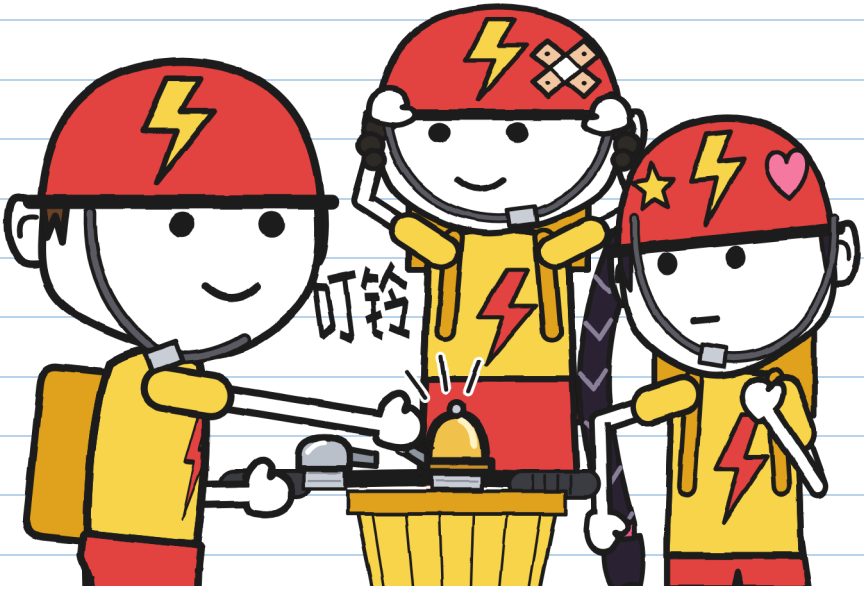
佐伊张开了喘。

托尼奥拨了一下小锤。只一下。

叮铃。

佐伊闭上了嘴。她想了想。

“声音不错，”她说，“我们要迟到了，托尼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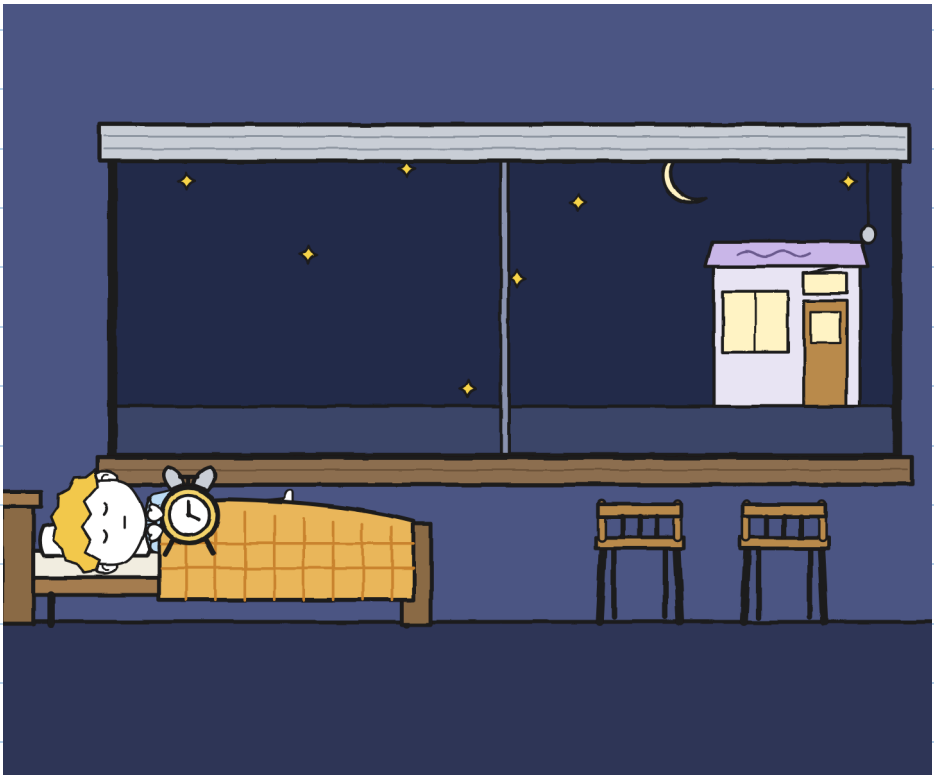
他说的是“托尼奥”。什么也没多加。 —J.

那天夜里，我又没有放下百叶窗。

“又在看守吗？”我妈妈问。

“今天我看守的是：什么都不要发生。”

“这个我很在行。快睡吧。”



我睡着的时候，记号笔没盖笔帽。枕头现在是绿的。 —J.

天亮了。
什么也没有响。
没有叮铃，没有开窗声，也没有4号那家的狗叫。
这是我在我们这条街上听到过的最美的安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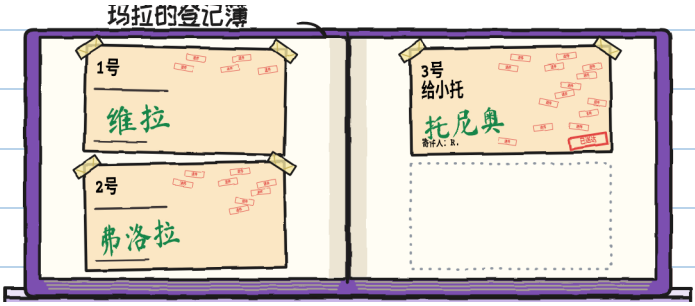


第 6 章

暂时

星期六十点，我画了货架。十七个包裹。三个空位。

玛拉把标签贴在她的登记簿上，和另外两张贴在一起。



一颗蛋，一些种子，一只小铃铛。三个都来晚了。三个都到了。

第三个是托尼奥签的字。这一次，我只是把记号笔递给了他。—J.

托尼奥坐进他的箱子，动了动。这一次，他没有看货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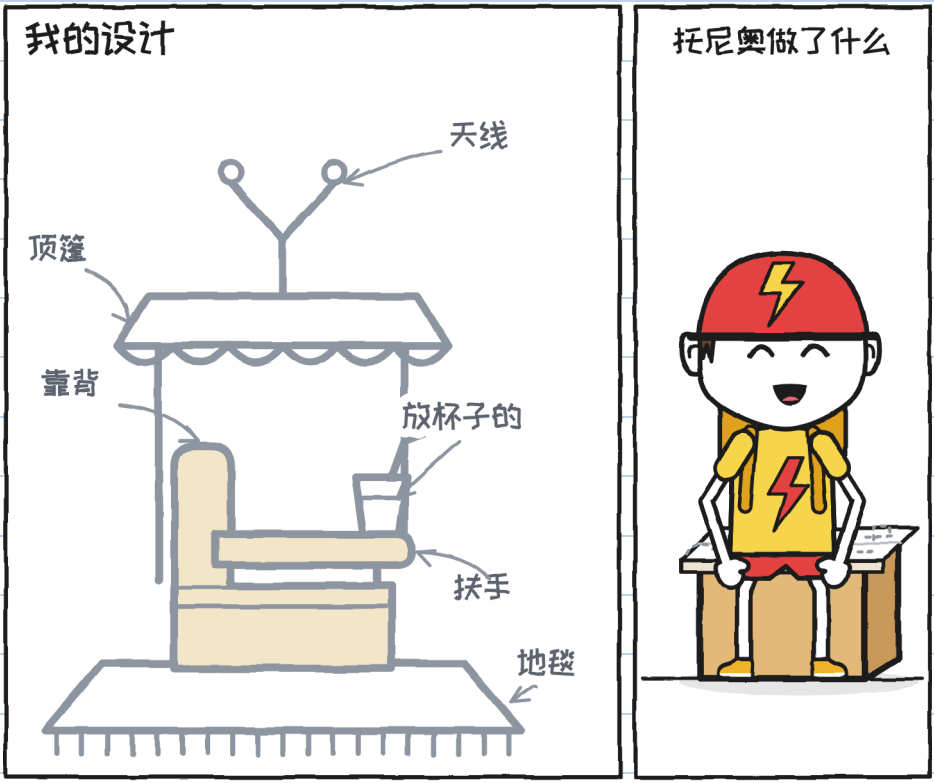
“这是你的座位，‘暂时’的，”玛拉说。

“暂时够用了，”托尼奥说。



“暂时”可以持续好多年。去问问3号。 —J.

我给托尼奥看我的设计：座位的图。我画了一整个星期。



“给我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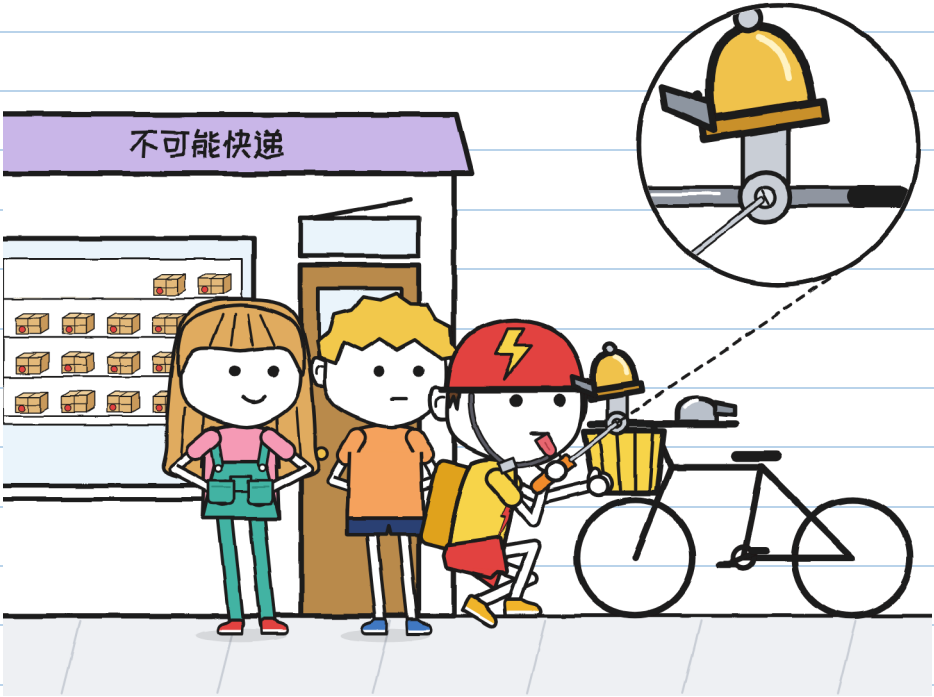
他把画折成四折。他把它放在箱子上，坐了上去。

外面，小铃铛在车把上歪了。

“你拧的时候，我帮你扶着，”我说。

“我自己行。”

托尼奥自己行。我看着那颗螺丝，它好像有一百圈。



胡莉塔拿出了那张亲笔签名纸。小窗口被纸和好多胶带封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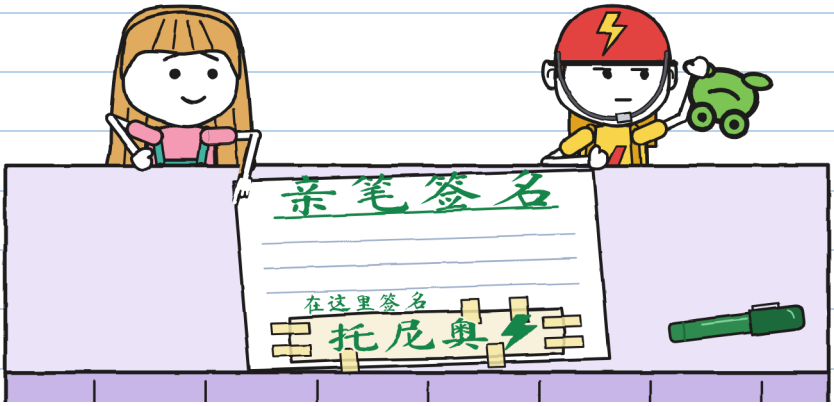
“这是设了圈套的那张，”胡莉塔对玛拉说，没等她问，“我修好了。”

她把纸放到托尼奥面前。

“你能给我签个亲笔签名吗？真的。下面什么都没有。”

托尼奥看了看纸的下面。看了看柜台下面。把青蛙翻了个面。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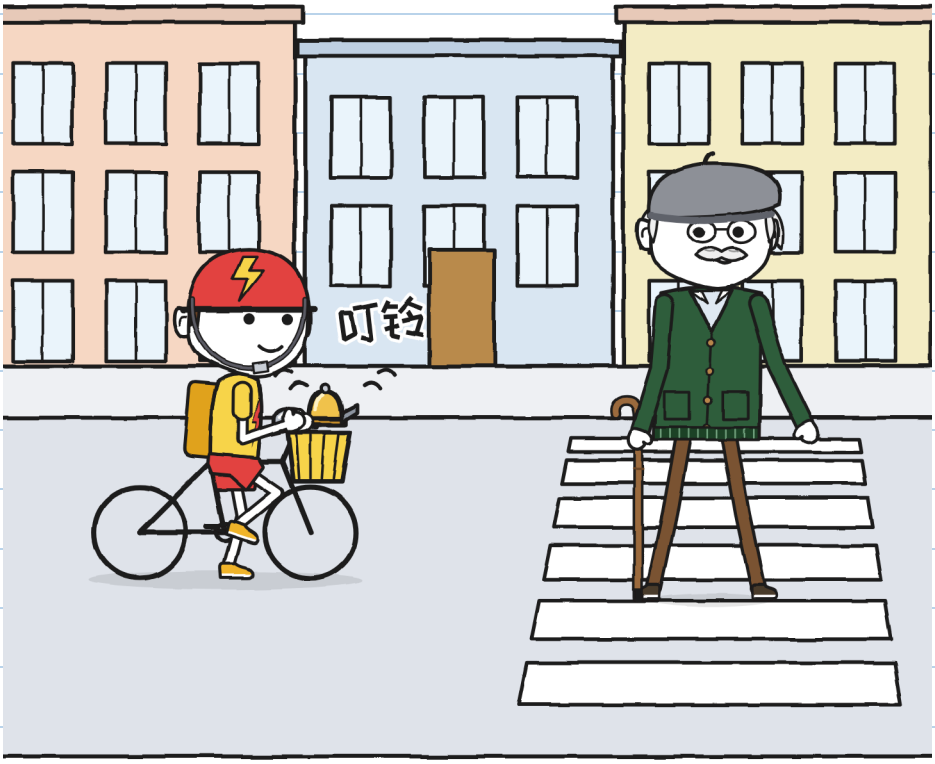


我活该。—J.

中午，托尼奥出门去送货。一位戴贝雷帽的老先生拄着手杖，慢慢地走过去。

托尼奥刹住了车。他等着。他只拨了一下小铃铛，像在说：“我在这儿。”

叮铃。



老先生举起手杖打招呼，又慢慢走了。

“那是安东尼奥先生，”玛拉说，“我名单上的第二个小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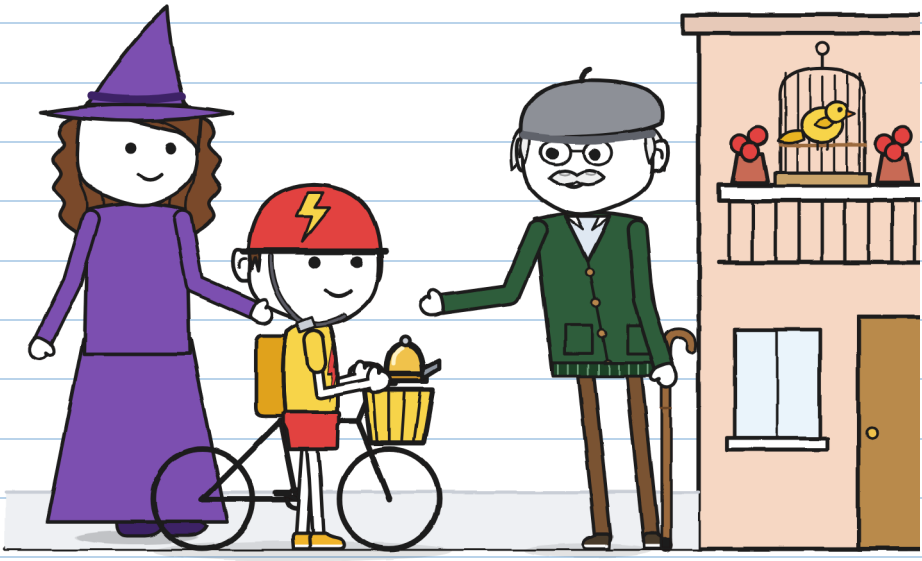
“这只小铃铛是新的吗？”老先生已经走到我们这边的人行道上，问道。

“是旧的，”托尼奥说，“是我的。我被叫小托的时候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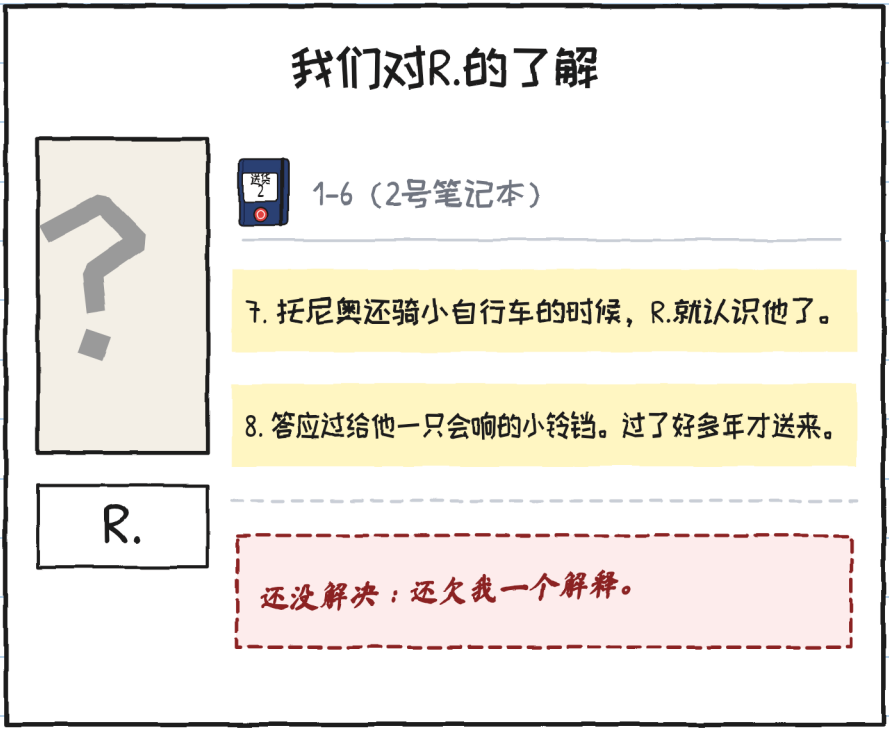
“已经有六十年没人这样叫我了。我们换一换，好吗？你当安东尼奥先生，我当小托。”

托尼奥想了想。

“暂时，不换。”



我拿出R.的资料卡。上面已经有六条线索。我又添了两条。托尼奥向我要了圆珠笔。他在下面写了字，是他自己的字迹。



“你要谢谢R.吗？”胡莉塔问。

“谢谢，也要抱怨。两样都要。我还不知道R.是谁。”

一点钟，维拉走了进来。她抱着面包屑，头发上有一根小树枝。

“我需要帮助。面包屑已经会飞起来了。她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降落。”她停了一下。“昨天她选了我的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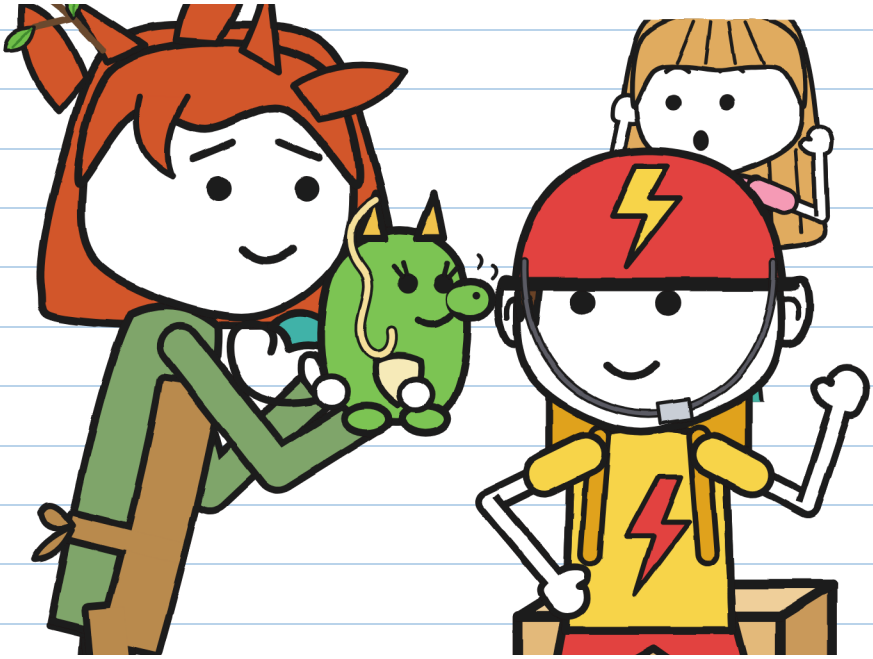
面包屑看了看我，做出了我那副“不是我干的”的表情。

跟你一模一样。还多了一根面条。 —J.

“你需要一个快的人吗？”托尼奥在他的箱子里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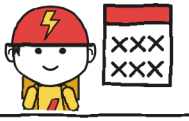
“想帮我，要会等，”维拉说。

“我也会。从这个星期开始。”



我也会等。现在可以了吗？—J.

3号送货。每个人花的时间：

	闪电快递：十分钟。
	R.：好几年。
	托尼奥：六天。
	胡莉塔，在听：十一分钟（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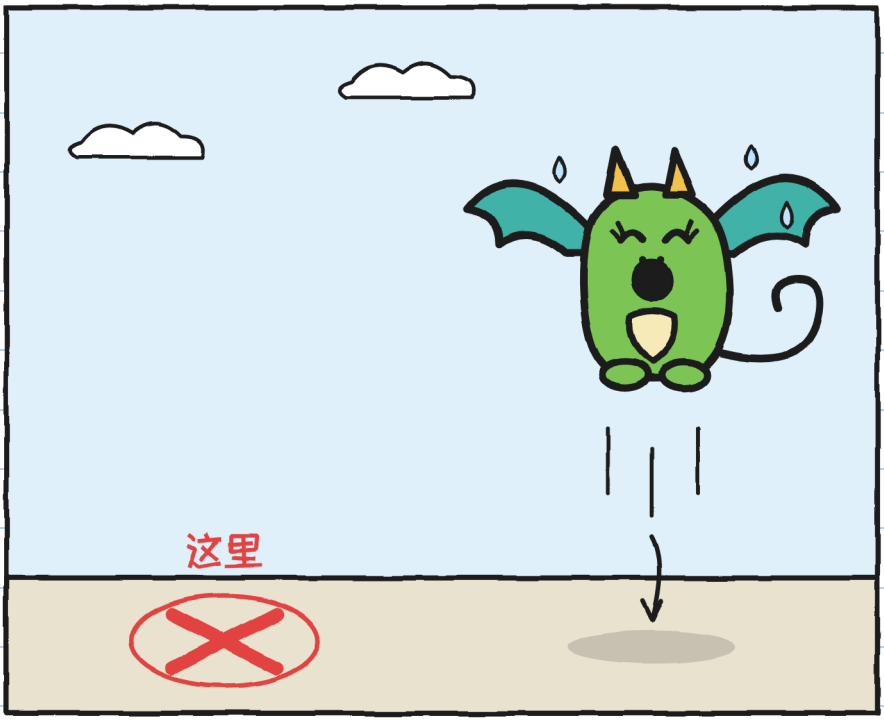


托尼奥去送货了。街上传来一声叮铃。又一声。这一次，拨响小铃铛的是他自己。

我自己还是会响。我在学。——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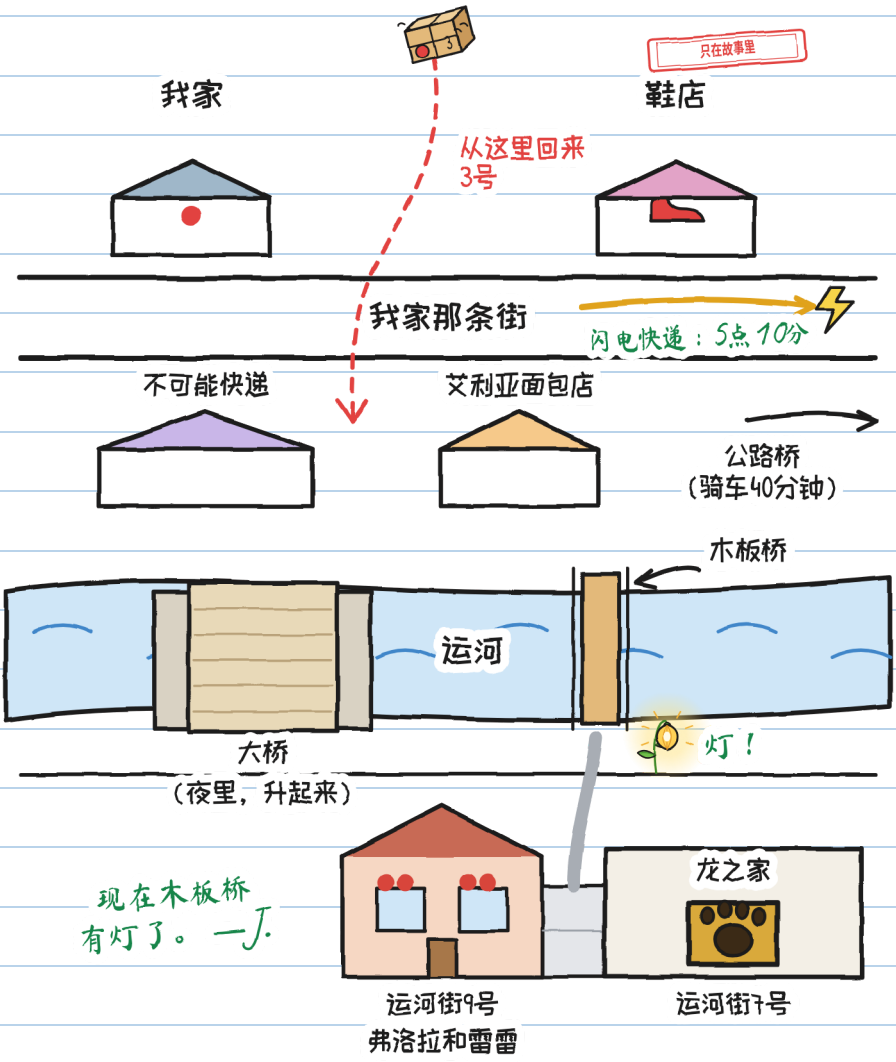
不可能快递 · 4

（很快就来）



一条什么都学你的小龙，该在哪里降落？ —J.

街区（第3版）


只在故事里
我家
鞋店
从这里回来
3号
我家那条街
闪电快递：5点10分
不可能快递
艾利亚面包店
公路桥
（骑车40分钟）
木板桥
运河
灯！
大桥
（夜里，升起来）
现在木板桥
有灯了。—J.
龙之家
运河街9号
弗洛拉和雷雷
运河街7号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以前叫托尼奥“小托”。现在，他自己选自己的名字。那你呢？

我喜欢别人叫我……

也可以叫我……

我不希望别人叫我……

我是胡莉塔。只有签名的时候才是“J.”。——J.

一个故事，六种尺码

这本书有六种尺码，适合3到16岁，还有20多种语言。XXS、XS、S、M、L的页面和插图都一样。XL是一本小说。只是讲述的方式不同。

尺码 XXS · PRE-A1
玛拉和托尼奥笑了。你看见红色的自行车了吗？

尺码 XS · A1
玛拉差点笑了。托尼奥也笑了。从星期六起，我没见他笑过。

尺码 S · A2
玛拉发出一个声音，差不多是一声笑。托尼奥也笑了。从星期六起，我没看见他笑过。

尺码 M · B1
玛拉发出一个声音。像是一声笑。托尼奥也笑了。从星期六起，我就没见他笑过。

尺码 L · B2
玛拉发出一个声音，换作别人，那就是一声笑。托尼奥也笑了。从星期六起，我就没见他笑过。

尺码 XL · B2-C1
插图小说 · 13+
各级别参照CEFR，仅供参考。

每人有自己的尺码。同一声叮铃。 —J.

给家长和老师

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com

真正的自行车：该怎么做

1. 一定要戴头盔，而且要系好。就算只是“去隔壁一下”，也要戴。
2. 要让别人看得见、听得见：车灯、浅色衣服和车铃。车铃是用来提醒的，不能命令别人让路。
3. 两只手都放在车把上。如果有什么让你分心，就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4. 人行道是给步行的人走的：在那儿，要推着车走。过马路之前，先停下来看一看。

“只在故事里”这个印章，标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在街上可不会发生。

出门前，检查你的自行车

